

A DISCOURSE  
O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 哲学导论

讲记

名师大讲堂

余敦康 著  
寇方耀 整理

2003年前后，中国哲学史大家余敦康先生在北京大学为本科生讲授“哲学导论”。后来，余先生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敦元国学馆等场合多次讲授这一主题。本书整合了余敦康先生于不同年份讲授“哲学导论”的讲稿。全书共分为十二讲，从“哲学是什么”开始讲起，探究哲学的起源、综合概述西方哲学、印度哲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名师大讲堂

A DISCOURSE  
O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余敦康 著  
寇方墀 整理

A large, intricate, light-colored decorative pattern in the background, resembling a stylized floral or scrollwork design, framing the central text.

哲学导论  
讲记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哲学导论讲记 / 余敦康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  
(名师大讲堂)

ISBN 978-7-301-28909-9

I. ①哲… II. ①余… III. ①哲学—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7534 号

- 书 名 哲学导论讲记  
ZHEXUE DAOLUN JIANGJI
- 著作责任者 余敦康 著 寇方墀 整理
- 责任编辑 田 炜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909-9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mailto:pkuwsz@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577
-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A5 7.125 印张 110 千字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52.00 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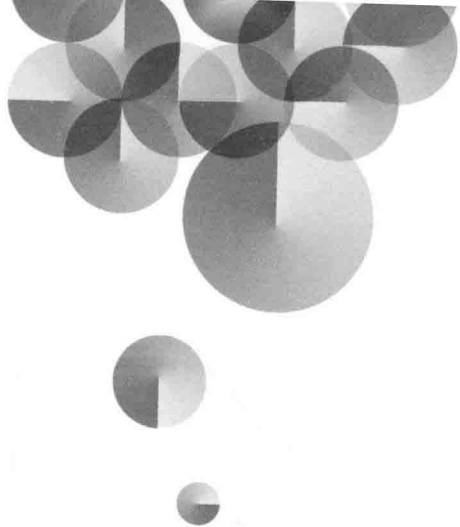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 目 录

第一讲	哲学是什么	001
第二讲	轴心期哲学的突破	025
第三讲	西方哲学导论（上）	055
第四讲	西方哲学导论（下）	075
第五讲	印度哲学导论（上）	097
第六讲	印度哲学导论（下）	115
第七讲	中国哲学导论（一）	133
第八讲	中国哲学导论（二）	149
第九讲	中国哲学导论（三）	165
第十讲	中国哲学导论（四）	179
第十一讲	哲学家的终极关怀	195
第十二讲	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211



第一讲  
哲学是什么





我们今天的课是“哲学导论”，但是究竟“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我还真是没法子回答。在我近五十年的研究中，既研究了中国哲学，也研究了西方哲学，同时也看了一些印度哲学的书。结果发现，如果把中国、印度及西方等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对“哲学”下的定义综合起来说，大概一百个也不止。“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哲学”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在各种分歧的哲学概念里面找出一个统一的概念，“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看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们永远也得不到标准答案。

也许有人会说，难道你搞了五十年的哲学，居然不知道哲学是什么？真是这样。这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每个人对于哲学都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和别人的看法可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的看法都好像是瞎子摸象一样，有的人摸着大象的尾

巴，有的摸着大象的肚皮，有的摸到了大象的耳朵，就说大象是一条鞭子、一堵墙、一把扇子，但是对于大象的整体却把握不了。所以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认真说起来是永远不能回答的，也是一个永恒的困惑。

我们今天第一次来这里学习哲学的时候，首先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想它一辈子。哲学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要形成自己的哲学观，不是鹦鹉学舌。互相抄一个定义很容易，但是你自己形成一个哲学观很难。讲哲学的学者，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包括国外的也好，大家都是朋友，我们如果找一个人来问问，你讲哲学，你知道哲学是什么吗？如果他能很坦诚地来回答你，他应该会说我不知道。我有时也会感到这样一种尴尬。

关于哲学的定义很多，我的老师一辈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曾经说过，哲学是什么？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说出来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我有一套说法，有一套逻辑的论证，证明这个道理是正确的。“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这就是哲学。用一套逻辑来证明所说的这个道理是正确的。冯友兰先生是哲学家，他的两卷本的《中



国哲学史》，还有他的“新理学”，都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但是我们今天来说，他是用“新实在论”，用一套逻辑证明客观的真理是抽象的、存有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来讲。冯友兰先生的朋友金岳霖先生说，你（冯友兰）说得不对，哲学是什么？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一个成见，有一个偏见，他是用其他的道理来证明这个偏见是正确的。每一个哲学家，都是一种片面的深刻，都是成见、偏见，他是以偏概全，把一个片面的东西说成是全体。

就西方哲学来说，康德的哲学被他的学生费希特否定了。康德说“物自体”如何如何，费希特说不行，对不起，这个“物自体”不存在。费希特的学生谢林，说老师你的那套理论，“自我”分裂成“非我”，然后达到“自我”和“非我”的统一如何如何，不对，整个宇宙是绝对同一的。到了黑格尔，把他们三个人都否定了，提出了“绝对理念”。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他们有师承的关系，康德是祖师爷，费希特是康德的学生，谢林又是费希特的学生，黑格尔更是晚辈，就这么构成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轨迹。那么我们说哪个对哪个错了？你应该有选择啊。可是到了黑格尔，完了，他把自己的哲学说成



是一个绝对真理，“绝对理念”发展到黑格尔已经到达了它最后的完成了。然而马克思把他给颠覆了，除了马克思之外，存在主义的先驱祁克果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把黑格尔给颠覆了。所以从黑格尔以后开启了 20 世纪的现代西方哲学，五花八门。黑格尔自以为推翻了康德，成为了一个集大成者，但是到了 20 世纪，没有哪一个人赞成黑格尔。20 世纪有一个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先有存在，本质是第二性的。康德、黑格尔之前的哲学，从柏拉图开始，都认为本质先于存在，而这样的存在主义一下子就把古典哲学给颠覆了。存在主义把孤立的个人的意识活动当作真实的存在，强调一切从个人的存在出发。存在主义认为人是自由的。主要代表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梅洛·庞蒂等。过了没有多久，又有了新思潮，认为人不是自由的，人是被结构所决定的，人处在某种结构中间，他是这个结构内在的工人，他是各种因素的总和，这股思潮叫作结构主义，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索绪尔、列维·施特劳斯、维特根斯坦等人。结构主义的研究扩展影响到了各个方面，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结构主义流行于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但是结构主义并没有兴盛多久，

1968年以后，出现了解构主义：什么结构不结构？我们要解构，要颠覆，要把结构颠覆掉。

总而言之，要给哲学下一个普遍适用的定义，是不可能的。总体性的哲学、一般性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只有各种各样的哲学，且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哲学。例如，中国先秦哲学中，孔孟的哲学与老庄的哲学是大不一样的。宋明理学中，程朱和陆王的哲学也是不一样的。他们互相之间也有争斗，会说：你那不是哲学，只有我的才是哲学，我说的东西才是正确的哲学。可是他们的哲学是什么？还是金岳霖先生说的“说出一个道理来的成见”。反观世界两千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要给哲学下一个普遍的定义，是不可能的。

所以，跟同学们讲哲学的时候，我是导游，我不能误导你们。哲学的景观是很复杂的，很不确定的，很模糊的。如果我从任意一本书中抄一个定义，说出一个成见，说这就是哲学，那我就是不负责任，对不起同学们。不是说我不懂哲学，你找一个认为自己最懂哲学的人，问他哲学是什么啊，我估计他也是没法回答你。所以，既然“哲学是什么”是没法回答的，那我们就应该自己探索，寻求自己的哲学观。你说出的哲学观也

许是种偏见，但是你只要能说出一番道理来证明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别人很难驳倒你，行，那你就是哲学家了。五十年前，我在这个地方听讲，之后在哲学领域里面又工作了这么多年，看了各种各样的哲学书籍，结果得出了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

但是大家也不必难过。在西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不是像我们这样提，不断地提，但哲学家照样搞他们的哲学研究。这个问题是中国的问题，是放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来考虑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大门，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更早以前的明朝末年，西方的传教士如利马窦等就来到了中国，到鸦片战争时候“西学东渐”已经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年间，两种文化也曾相互作用、相互交流。）在这随后的一百多年来，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过程中，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中国文化是弱势文化，弱势文化一定要遵从强势文化的话语霸权来阐释自己的东西，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是一直到 19 世纪末期还令中国有识之士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哲学”这个词，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它是从古希腊“爱智慧”——philosophy——这个词来的，然后，

日本人利用汉语的文字，将 philosophy 翻译成“哲学”；有一位中国的学者，叫黄遵宪，把它从日本介绍了过来，从此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原来西方文化中，除了船坚炮利等科技的东西之外，还有哲学这种东西。

那么我们中国有没有哲学？当时张之洞主管教育，我们的学堂之中只有经学。所以有人说，无所谓哲学不哲学，“哲学”完全是个外来词。王国维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哲学辨惑》，强调“哲学乃中国固有之学”。哲学是中国本来就有的东西，孔孟老庄，这都是哲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也都是哲学。这是 19 世纪的情况，到了 20 世纪初，1914 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哲学门，这才开始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培养哲学的人才。哲学门就是哲学系，北京大学在中国哲学、现代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可谓是开山鼻祖。

但是开哲学门不能光研究西方哲学，那么中国自己的哲学究竟是什么？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胡适。胡适认为，哲学的根本就是逻辑。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留学的时候师从杜威，写的论文就是《先秦名学史》，“名学”就是逻辑，中国古代有一个派别就叫作“名家”。胡适回国后在北大做教

授，他就把《先秦名学史》扩充，写出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完全按照名学、逻辑论证、知识论的角度来描述中国哲学，这就是用西方的模式来研究中国哲学。但是写出来之后，金岳霖先生评价说好像是个美国商人写的，不是中国人写的。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实用主义的色彩太浓厚。所以冯友兰先生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出来之后，马上就取代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先生在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又用的什么眼光？还是西方的眼光，“新实在论”的眼光，按照“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把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人拿出来，把其中的道理找出来，然后看他们是怎么论证的，从而找出其中的一套逻辑的程序。冯友兰先生的哲学史写得比较客观，符合其本来的面目；但是他那还是按照西方哲学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哲学。这一来，哲学究竟是什么，中国有没有哲学这些问题，一直在中国人的脑子里盘旋，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这个疑问包含着非常深刻的文化背景。这可以用王国维的两句话来概括。王国维跟胡适不一样，他不研究哲学，对西方哲学也不太了解，可是他国学的修养很深，他说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这两句

话的内涵非常深刻，就是感性和理性的矛盾。

我刚才说了，弱势文化在与强势文化接触的时候，要遵从强势文化的话语霸权。西方强势文化有一套逻辑的论证、科学的根据，这是支撑它们的基础，它可以头头是道地说出一个道理来，你还不能不信。可是它毕竟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王国维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热爱，那是自己本身的生命、民族的生命，是可爱的，但是可爱的是说不出一个道理来的，没法论证它的合理性。西方的东西是很可信的，有科学的道理，是没法驳倒的，但是西方的东西，与我们本土的东西之间有隔阂，是不可爱的，这叫“可信者不可爱”。对于我们本土的、自己的文化——可爱的东西来说，我又没法用道理来说服你，来证明它的合理性，所以是“可爱者不可信”。当时中国流行的是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则是强调可信的。由此，王国维感受到了一种非常大的矛盾；所以他虽然年轻时候对哲学很有兴趣，也研究过一阵子哲学，但是他后来不再研究哲学，而是钻进了考古、国史研究当中，并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这个矛盾对于冯友兰、金岳霖和胡适等也是一样的。比如

说，冯友兰先生“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是用西方的“新实在论”来解释中国的哲学，他就是这样写出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新理学》。但是冯友兰先生是中国人，说他可爱的东西是“新实在论”，就是大错而特错。冯友兰先生后来写了《新原道》，讲“中国哲学的精神”。他说中国哲学的精神比西方哲学的精神要好，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是出世的、超越的，又是入世的、关心社会的；西方哲学则把这两个方面截然分开。冯友兰先生接着写了《新原人》，认为人学习哲学，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冯先生认为人有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以及最高的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人所追求的，是人的安身立命之地。这些在西方哲学中都是没有的。冯友兰先生按照西方的逻辑结构、话语系统，来看中国哲学之中哪些是有道理的，从这些道理中说出一个道理来并加以证明，所以他写了《新原道》和《新原人》。金岳霖先生也是一样，金岳霖先生的逻辑分析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他写了一部《知识论》。冯友兰先生评价说它的水平不仅不比西方的同类作品低，反而高出他们很多，但是学哲学，不仅要求得理智的了解，还要求得



情感的满足，我要爱它，它跟我一生的生命和做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知识论则不难做，它是把外界的东西当作一个客体来研究、观察。所以，金岳霖先生又写了《论道》，就完全回到了中国哲学本身的问题上来了。

不管如何，在这一过程之中，对于“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他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无非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偏见”。把活生生的个人经历和哲学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人的哲学观，结果造成了哲学的不同。所以哲学的定义之所以各自不同，完全在于每个人的哲学观不同。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观。有些人不太明确，有些人不太自觉；自觉的哲学观有一套逻辑的系统，能够证明它的正确性，这样就成为了一个哲学家。像我这样的哲学教授，既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关键又没有形成自己的“成见”，讲了一辈子哲学，结果还不知道哲学是什么。

这个困惑今天依然没有解决。归根结底，哲学的景观很复杂，哲学是不确定的。对于哲学是什么，我觉得可以借用罗素的话。罗素说，哲学既不是神学宗教，也不是科学，它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东西。为什么说是介于二者之间？凡是宇宙人生等